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洺水集卷十一

宋程秘撰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竒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偁遊已

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
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連
慈顏里黨羨豔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難再調饒
州番易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
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
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臬丞以無
臬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臬也併丞直之使者
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為連俄使者罷乃

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毫髮不屈類如此
既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為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闕陞用
三表公獨登五陞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
不肅有宗姓為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
不恕職掌無小大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
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
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
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漫

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送者繫馬
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顓一司掌之以
備馬網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
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麋至其
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
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
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
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

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鏃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為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為資廩封講席公為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為

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頗為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漫多學宮墮毀徧為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胄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殪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羣集一所則紛然散亂乃家至戶到不

辟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被之不為虛文時樞密何
公帥四明知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勩擢提
轄權務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更不敢欺且
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顓利由是歲增四十萬
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究心其
職剋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
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
無虧吏戰手旁眎大懼不免廟堂以為能樞密何公尤

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卷卷懍惻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內之論者謂既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時秉軸者與公全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夕公請益力分括蒼左符括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擁糈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逮會悉書于厯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昏撓政者事無

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遣人造說
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是譎譎者豈足恤願益推
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言輒褻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
廢矣公不遣一書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
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
在月餘之後原其故乃前譎譎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
清明決無此讀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凡
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

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漫不悅遂與譙譎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癯老不事事在告之日多而不知公在括半歲帥以未昕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復畀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括舊為政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明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人例迓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香

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譙門縱其投廂檢沓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城市之間帥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屠家相帥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眎市賈滿城懽嘆以為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為湖北一路窮下之鄉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即揭榜曰此郡土瘠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

有田之家預以官賦為憂公洞啓民隱復將嘉泰四年
夏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遠也逋負尚多追逮正繁
蠲帖一出驩聲雷運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漫急
至號為汧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既重復困專攔公悉
自斟酌蠲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喝舟楫往來萬口
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弄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
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
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

視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連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留自公交印凡下案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吏不得畱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冷雨漫淫氣候如冬民既難糴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旋聞禾黍登場市無閉糴賈亦漫平此仁明十也十事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為父母乃有游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譏諂為姻黨者復有

予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
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
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
使總鄉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
此借畱意甚懷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
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
故老秘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場
曰清陂溉田千餘畝場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

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資帥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
竭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入人懼戴之又為選命主者
授之經理庶其久于今數年昔時硤确皆為沃壤里社
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滋公平時無病苦至
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為請乃買舟復下嚴
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於正寢階為朝議大夫爵為
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扔
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

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
闕陞脩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簣次閱迪功郎
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
全次興早年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澤女二
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祁寒不解帶念幼孤為天地
間孽子終身以為痛謂大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
年榮一階少答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
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沒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

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
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期以嘉定二年正
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即之粹
然和氣襲人其學瞻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為宗如論
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醎
醎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
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
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為後進宗師凡以此其

為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
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
飯不足半歲既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益仰其清
云某方髫髻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隨不異已生厥
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教也然則備述行治以俟秉
史筆者可諉之他人耶謹狀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與年

若干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氏朱世居
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黃墩十六世祖
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
公生而岐嶷童丱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
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毋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
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
寒暑不少替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
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為文辭自成

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
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福
州連江縣主簿須次間工部侍郎朱公晞顏帥廣西改
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畱攝幹官盡忠毗畫多所裨
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闕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
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
後連率如辛公棄疾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禧
元年調泰州如臯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

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為之數其
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
而以身當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
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
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人渝盟歲幣積於
左帑幾二百萬足寢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闢
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為便金人相攻山東歸附
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

有公望如漢用趙充國討羌羌人已知其善為兵唐用郭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施人自悚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望所歸則敵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付以宣司之柄則轉亂為治易於反掌是皆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則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

圖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
委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守
自殘敵游魂困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
守為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
守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
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
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敵寇蜀嘗入興元至大安
矣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

以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
宜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
之行必為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闕
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敵人犯塞
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
敵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
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敵寇淮守臣率多閉壁不
出是致敵人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

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為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
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蹕溪壑徐徐引去亦不
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
可不深懲前失而亟為後計乎當蘇秦之為從也約六
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
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
為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
所得為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敵垂亡不足以望強秦

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
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敵或犯淮東則使某處兵制
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既
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
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
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畱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
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敵
苟送死破之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

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
營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會稽
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
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
有定類既不可剥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耕此聖
明畱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
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
州郡並開屯田張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

牛犁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人皆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為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為

之皆為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
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
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家
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為子孫之計憤疾敵人之心人皆
有之特患莫為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力
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
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為隊伍擇
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誘激勸之道使樂

為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為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敵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舊志滅讐敵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為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為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敵之虐為避災之計吾

惟有以為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
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既著宜以
所得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
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為其忠
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
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
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
劉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殘

敵不敢為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
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敵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
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敵之奇策也十三年
正月差充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充御試對讀仍兼初考
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
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
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
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

以千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為政崇正學獎
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一考
之後郡計稍寬即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解舍
橋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度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
聚劫掠鄉井或數百為羣或數處俱發兇焰所至村落
為墟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
放省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
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謀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

生擒渠魁數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
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
之為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
臣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
今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
姑進爾階以竢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
功十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
去為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

是歲年七十嘆曰吾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
豈宜復入脩門即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
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
旨特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關踰嶺每
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
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即其
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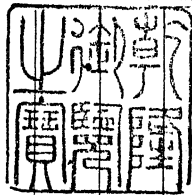
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冒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及其他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至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誨

子孫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善行稱之不容口
未嘗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
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
深山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
遂魁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
鄉心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
之老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
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

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用昔賢運甕可以為法平生著述有納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況相繼

登科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終於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鹽場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沫將仕郎女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壻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寔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玆方營卜松岡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

辭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洛水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泚水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應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鍾廷瑛

欽定四庫全書

洛水集卷十二

宋程秘撰

祭文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歷習周曉入龍樓久間佩環之響秋深鶴
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辛而未已
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聞祥奠望來臨
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為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
某所寓舍寔在旱河公時少監秘書也日盱退省歸塗
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既極詳明至論當世之
事尤為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為有
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雞二彘藝牆
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為國者能使商賈願出於市耕
者願耕於野仕者願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為天下

者必泣中國而撫四裔則遠人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
猶運之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
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
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荒服則
如前四者之效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卧
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
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為清廟鎮夫何不然天嗇
其祐一疾不畱殄瘁之哀實闕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

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遂冥漠而已邪不為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為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賀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冽茶清雪涕雲端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齷齪之士書骯髒之辭盈几充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翻湖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脈

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
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
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冰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
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
之諸公自志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
篇長留天地間不隨之而亡者則公亦何慊於世之槩
櫟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晤語寒泉脩菊一薦
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
氣之清淑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
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甫再見
於黔寧之二邦唯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
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
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
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

雲習合兮飛散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
呼允懷平時譜牒梓桑言論所及家國皇皇里社數條
謀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
望牛之奇偉兮蓋參訂之甚詳曾浹侍之踰旬乃變起
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之降兮余山
之罔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以
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
降徒清泪兮漲濤江

祭葉水心

曠宇宙以奚歸兮唯道為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解安
於翠微觀肖翹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驗斯人之
耕鑿兮信裘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兮詎止見其象
滋如天玄地黄之形色兮寧事乎龍馬之神竒上徹昆
侖之巔兮下周渤澥之湄仰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
之期感羲黃之啟鑰兮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驟王軌
兮洋洋易易之流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啜

其糟醕彼風后力牧之倫兮迨夫臯禹之疇咨築巖耕
野之徒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
我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業
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睽然皆本於躬行兮非空言而
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背馳蓋粒非五穀兮
何以為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蓋是理也嘗發揮
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為
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縻時焦唇敝舌更請迭疑審

思力行必也兼之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
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
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為之
思疇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函間之席常嗟行
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闊緘書亦希先邱
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
私為斯人悲香烈荼清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為醇儒行為世則內丞太府外
紆州紱施者不遐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
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
卓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
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顧我與君誼
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
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
頃年得一奇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

藏君其許之厚系必昌責善君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
如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器之

甚矣麴蘖之為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生甚
矣麴蘖之為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參之以醫家之說
頃見吾姊夫之病足也固嘗以節飲之說為獻嗣蒙報
書不鄙其言以為可當藥石矣已而疾勢浸平歲月浸
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

所謂飲酒太過勞傷於內故心肺脈損血如湧泉之說
寃乎痛哉麴蘖之為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
友居鄉以和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
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
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為親戚
盃酒慇懃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
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
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丈夫靖觀其旁不汝

赦也某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助吾寡姊撫吾孤甥使之有立於世而無為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原間陰有以相之也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器之使吾老人奚以為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甌茶復以紆痛棺不能拊有淚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黔歛之間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刻而
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靈而吞水液也往往
方嚴而勁正恥諛瀾而疾回姦其民則尚氣好鬪好訟
其士大夫則尚氣好義可殺可慘而英氣毅槩凜然而
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為材御史否則為真諫官此
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今為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
乃有公焉挺挺特特獨立於靄峯之山簷前有光視旁
無躅使新安之名益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

之有人者蓋指公而言也志意卓犖功業焯燿而經濟
康理之畧方槃槃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
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為時瑞
不能久之為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
者多竒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汎觀宇宙
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為公喟然
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亡者固將
如金石之不刊也譬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羣飛競逐驕

其妻妾於墻間者何異朝開而暮殘也而公又何患焉
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
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為神明典山川乎為神仙登蓬
萊乎復為明為哲寥寥諤諤危言極論居抨彈之職者
乎抑復為臯夔為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
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冥冥漠漠而遂已也某骨脆力
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每
不以餘子觀也秦淮之堦束縛微官其役也棺不能拊

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鄉關也一
殘寒泉薦以梅英魂乎天來必能鑒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錄遺文玄旨爛然可覆胡為於
公而奪之祿胡為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鈞之難問
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穆為縣廉平內瀕
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銜命以往奔走鹿續曾未論
功顧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

然則噶噶鉗鉗固在所取而淫誣奸慝或為天育邪雖然一息微光千年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此目也矧公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永後昆天之報公豈必公存某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溫報公未能耿耿空言會拜翁仲一酌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開闢而來餘四千年至公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彊毅足以有立寬博

足以有容忠足以虧上仁足以澤下斂而閔之可以接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王室而服遐方然則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文雖倡於諸儒官僅登於法從年未及於懸車公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期公者乃半涂而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意邪嗚呼公其仍羽人於丹邱畱不死之舊鄉邪抑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為明神邪不然將復為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一

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於多故
公歿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之

祭王衡州

嗚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促有
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為戚而天以為返其所乎皆
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韋布之行習於富貴
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菟符而惠利浹於民生一擁
舶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賢相公為仲子謂天鍾美

必將在是胡為衡陽忽歸輦柳嗚呼公之族里侍公而
婚嫁者今失所待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
寥待公而經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柏
干天宴游其間如困得眠允惟眷誼引緋莫前陳此一
觴臨風悵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黠歛山川之靈賦東南溫厚之氣壯年翰墨芳
年上第卿班郎位則譽藹羣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

世路廩於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
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蒔花木於
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聯鳳而俱逝使
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某宿蒙下交且申之以婚
姻之義微官有守莫雪此涕惟芻之生比德之清公其
來乎一監其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某有

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巍然下眎金焦二阜
僅一粟恭惟先生貳卿題名其上而八龍並列其下是
時儂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卿已仙疇知所謂八
龍者多為從臣迄今猶有方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
呂海內號為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
獨盛邪公八龍之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
之聳食蔬服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
為清也望之若厲即之乃溫春風風入不言自和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為和也清矣和矣而無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甚至使金而歸者其主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以行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

寡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真清為先生
山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陶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
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興長
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
呼華簪綠殿有星文昌則上之用公不為不至月弦懸
車畱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為無意奈何羣仙促班玉

樓午夜路遙
飈車莫留鳴呼公真為仙邪
將風節清抗
復為商山園綺邪
謀謨雍容復為虞廷臯夔邪
不然為和風為甘雨為鳳凰
芝草燦然於天地間邪
雖然家有古文史有佳傳
公乎不亡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脩竹
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昨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寔
徒孔繁周啟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猗與甚盛千祀

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為賢王居富而能約
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莩味道
膏粱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
終茲謂令德生為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寧輟朝
多士太息某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雪
迷秋風蕭蕭兮白蘋悲曷寫哀兮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厚而全此

為女而賢也令族歸軒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
此為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堦戶芳
馨是訓是育期於必成此為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躬
載祇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足依內堂外
序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邇遐寧謐
此夫人之所以為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
相之子婦而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
臣失此良助使出天墀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

人內抱一真盡捐世紛眎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
今也瑤池宿契青霓飄袂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
慶國朝于玉京風烈千年鄮山長青某等蒙被化鈞既
生且成凶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炯炯此誠

代路祭二

嗚呼丹旄飛兮慘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
歸兮今歸獨榮濟輶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
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

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湖江妃警
衛兮波不搖會車千乘兮慘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
清酒一樽兮楚魂銷

祭叔文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今又奪
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為縣謂別不遠
三歲即見疇知迤邐又為此來六年未歸竟隔夜臺嗚
呼痛哉不忤不求樂天安命與人無怨視物不競謂百

歲為宜乃八袞而逝嗚呼痛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
不及撫別不及訣五百里杭歛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
昔遲次昕夕承顏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庶相
三弟以圖安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
長橫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
雙井之春幽明不問徹此香芬

哀辭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却輦與茹凡十餘日曰無以是渾我神識了然絕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

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虛旬此心
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予
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
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牒如林則亦不可謂不
壽矣子登儒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
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眎弟之疾拊弟之棺又
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
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卷卷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

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卮酒一笑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為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觸類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進詞日工字畫亶亶逼予書法從予仕宦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

病遂不可為益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
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
使足以為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分絕鐘鼎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
三徑之歸日念他時獲還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
筇從我暘谷今爾習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
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迫

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
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為善者將何所勸而為惡者何
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絕奇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
飛黃騰踏爾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
憾邪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脩胡
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既厯只摘詞如君亦既秀只萬里

脩涂車輒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只朝聞夕死聖
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茶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兮采於山而漁於泉今君也
遺子以書課鍵於耕兮吾非傲世而徼仙世之同氣若
讐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嫠兮誼足以風
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既沒世而名不稱焉若顏與閔之
不試兮有洙泗以為賢曰延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為而

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得而遇之矣盍亦求其可壽者而託焉嗚呼此千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嘆其卷卷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尚誇襦綺公獨矯然鴻鸞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民曰二十年袞侍太清王體國論目睹熙辰疊疊奏篇

精切坦平居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
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眎公益丈人行愛之期之莫能
名狀逝不知日寔不知時歲華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
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予於子心之死歉然不滿於造化者
三焉而造化乃以為有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敘其
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器姿淑均和茂不驚不驕敗戾

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走若是予之歎然
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
之見聞以參其同宣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者父而秀所
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
非造化之未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
擯惡盈好謙使天下瞭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
工者今乃一切倒置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邪
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

塗汨沒於炎涼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困之者也今子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德子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麀頭之子傲兀華軒如醉如寐污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僂之也今子心被褐懷珠流芳不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屋子心邪煙不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子以窮發子以聲又非我之所以重愛子心邪嗟乎子心天機深人慾淺與造化為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為然也而予又何悲邪

有肴其馨有酒其清庶幾其饗之

洺水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洛水集卷十三

宋程秘撰

書

上執政書二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
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
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
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附或潰歸逃亡紛

紘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
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為朝廷尚多
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為何時而猶有如議
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
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
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
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
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

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
聞聞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願斥去
左右屏蔽壅蔽四方章奏即為數陳將帥之有功者以
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
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僂之不可以有
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睚
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為福亦反掌耳如是
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

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世之士大夫
號為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
罪而不言區區愚蠢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為言者先焉
惟明公重圖之

其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部於混同江時女真之
帥阿固達獨為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
為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固達死尼堪以其弟烏奇

遼嗣立六年尼堪滅遼則金源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
遼之後亦九十一歲矣興定以後國勢稍減於前今也
天亡蒙古乘之盡族南遷消弭無日矣而其區區之愚
容或有慮焉有若頃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
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
幸心白羽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
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犇潰四出流
毒至今今之女真固非昔比然弱於蒙古矣眎我則強

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我朝耳大抵恃吳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國今殘敵奔命大梁芻無寸資彼狡而深寧不計此而冒昧來邪使其力已盡也則猶諉曰窮蹙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為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扞紇斯破之遂致失國遠逾沙漠寄託北邊而乃名借實脇求多於唐求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器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既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相

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請
已困而求釁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寇朔川明年襲
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之
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為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也
今乃遠托吾邊吐強茹柔思逞志於中華獨不畏天地
神明哉嗟乎邊鄙之衆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直
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抗紇斯則為弱指唐則為強
唐卒不免遠結抗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汝

為鄰藉其兵力始僅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敵於
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走一介來告日不幸北
鄙阻飢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何以應之
女真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蒙古憑陵丙寅
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畜幾盡且涉二十寒
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之
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易遽以垂盡之敵眎之也似聞
前月嘗以幣請我以使通為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安

知其非嘗試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日耳今
既來汴則於泗於壽朝走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乎
雖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予
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焉元氣
充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則無一而非
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將而良則減其數可
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惟吾情可否惟吾命而
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為之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可

為之事也顧其所處畫如何耳使朝廷之上鑒丙寅閣
陋之失垂嘉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豪開
集議之所以收采羣策寬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則百
年之恥可一洗偃武之象可復觀使汴京遺黎出重泉
而覩白日披氛露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御六龍
而還上都皆優為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慮哉人以敵
為易某以為難人以為難某則以為易蓋知其難則易
矣唯執事其圖之

上陳舍人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頃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愜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願學焉然聖經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先生有總括綱目號為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子過矣市駿耳者必於伯樂之廐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

公哉而公方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
於朝為天子侍從之臣而某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
蹤分隔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
之書某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閣下詞壇之文伏而讀
之已有執筆硯以從函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
屏牆已而以用韻不審見黜有司悒悒而歸故無因掃
門以至於此竊嘗慨嘆以為閣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
浩博旋天縮地陶彙帝皇故其文章則鏗金石諧律呂

如黃鍾大呂之登清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
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羲之朝崑崙而
夕瑤池也而其之學則離疏空虛左挹右匱而其文則
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
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九秋之於
奕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
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躋其域雖窮日
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蘄徹

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溉其
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迷庶幾有望焉爾唯閣下憐
其愚諒其廛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為文所謂詞題若所
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枚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為不足教
則某雖不敏得財能賈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
鬱激昂插羽翮而生風濤褰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羣仙
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閣下之賜何如
也書詞實繁無以自白然即文以求其意閣下固得其

肺肝焉

上監司

愚嘗汎觀今日薦舉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舉之法可
罷也愚非為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為
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
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
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
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

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考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皆拔尤取穎被薦舉而改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闖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強得志於薦舉何賴焉夫薦舉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為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為郡守為監司等而上之為侍從為宰相得以舉人者亦舉是人也遞遞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

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舉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
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
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
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
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為國蠹
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為
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
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

至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為盜跖凡可以蓋其污而行其姦者無所不至雖有明察之長往往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為國蠹民害者為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勿舉犇競者好退者廉遜知恥若舉之則名節愈厲犇競者能曲事諂媚若舉之則矜名好利累及舉官此雖以利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為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

而忠定之言蓋極論其弊以為妄舉之害不惟害人而已而實為己累然則為舉主者亦何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目睫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釣投綸即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遷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鱈則知決擇人才矣雖然太守所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為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恥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

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

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修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票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畯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

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

代上執政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兵柄其亦難以為有為於此世也疆索雖靖而姦寇未清也被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糴價未平也錢物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吏治未肅也賞罰不行而軍政未舉也汎數當世之事蓋有不勝其條枚者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

易振刷至於命令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
然則憂世之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
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為之時也
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為也人為之耳然上自
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戡弁於王朝而星布
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
在上者有可為之勢而無欲為之志在下者有欲為之
心而無可為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頽墮惕玩既得

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
極談而亦卒無補於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
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
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
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為也嗟乎古今
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為國家無窮
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某至愚極陋其敢以才
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既三載今少卿譙公實為之守

乃以為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
微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總所帑庾之出內以至和
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
密邱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奔走勞悴萬狀關
陞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土
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求於天地
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此則
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賈得弦

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為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
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闕之用則期以持報師門不
敢不勉而已

代上監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為盛德之事古道不行於世
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先則三代
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一世道德之門
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而求入者然不潔身

不澡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書則又何以登晉俎豆間
耶某為筦庫小吏於大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牆
立於堦墀之下而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暮年於此矣明
公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羣
如峻峯名阜磊磊硜硜相望於天壤間此天子之所深
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通家
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監隆歲寒
之誼長風孤零中流屹立使斯世之人公舉奪於私情

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豈非有盛德之人故
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某也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何
也獨念退然晚出顓愚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之
遺澤齒一命於纓綏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節
可以表見則將何以動人之眎聽也哉蚤夜以思惕然
自懼惟其或能溫共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飭
無污穢貪濁之行黽勉奔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之
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亦未知

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三世之好蓋
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嵇紹之孤有所嘉賴降之大惠
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十連之章循省顛末激發
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顧
某無綢繆之親無炎熱之勢無賂遺左右之力譬之尺
寸孤根寄于不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所
恃以為生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萌
而成穡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孤

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邪然側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陞是所謂不計其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已而過望於人其為亡厭孰甚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翅者必與其翮使得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得以全其走夫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足

以遂其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盈滿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奔走之力翅矣而未翮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陶遂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名凡可以振發枯槁疏抉潢污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牆多士之後耶昧冒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寬而貸之

洛水集卷十三